

「回眸世紀路—— 建國百年歷史講座」： 黃宇和、黃克武、科大衛、 張玉法、方德萬

許秀孟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

〈民國之父孫中山：微觀探索、 宏觀瞭解〉

黃宇和演講

黃宇和先生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，現為雪梨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。本次來館演講關於形塑孫中山革命思想、行動的生命經歷，為本館「回眸世紀路——建國百年歷史講座」拉開了序幕。

黃教授指出，關於孫中山的革命成就，已有相當多宏觀的評價，但對於孫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，建立共和的志業，仍沒有較為細緻的微觀考察。在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中國，面對積弱不振的清朝政府，以及列強帝國主義的脅迫，孫中山卻能在國事頹唐之際，奔走革命活動，並希圖利用西學使中華民族現代化；對這一份「先知先覺」的人格特質，黃教授認為必須深入孫中山早年的教育、成長背景與工作經歷來看。孫早年



黃宇和教授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在廣東的翠亨村生活時，即目睹鴉片走私，以及鴉片上癮者的可怖，並屢屢親見農村遭受地方官吏的欺壓；後到夏威夷、香港就學期間，接觸西方文明生活帶來的便利性與種種進步社會現象的衝擊，使其欲中國「現代化」的念頭日益堅定。加上孫受到基督教信仰中奉獻精神的陶鑄，以及其交友網絡的典範學習對象，都直接間接影響孫中山人格意志的形成。

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中國近代史有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，即從鴉片戰爭以來，朝向西方現代化的方向前進，而孫中山在這道洪流中扮演了火車頭的角色。若要建構這樣宏觀的認識，必須有微觀細節的考察基礎，方能理解推動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複雜動因。

黃教授演講完畢後，觀眾對黃教授的孫中山研究方法甚感興趣，認為其與以往的孫中山傳記著作有相當的差異。黃教授於是分享其民間訪查、田野調查的心得經驗，提供與會學者不同的研究視野。（2011年9月24日演講）

〈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：從嚴復到殷海光〉

黃克武演講

黃克武先生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，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。本次來館演講，主題是關於自由主義在



黃克武所長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近代中國的譯介、討論到挫敗後的世紀省思。黃所長以嚴復到殷海光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為主軸，加上新儒家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會通思考，來綜觀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內涵與進程。

十九世紀末葉以來，在中國知識分子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過程之中，逐漸建立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。然而從政治的發展情勢來看，1949年共產革命的成功，昭示了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上遭到了挫敗。這有非思想性的因素，也有思想性的因素。在非思想性因素方面，包括了政治環境的不穩定、軍事失敗與經濟崩潰等，影響了憲政體制的正常發展。而非思想性因素又連帶產生思想因素上的問題。在危急情境產生的救亡心態，使當時的人認為追求富國強兵以解救國家危亡，遠比實現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來的重要。自由主義漸進溫和的改革方策，於是被揚棄。除此之外，影響

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，還有中國思想家對西方思想的取捨問題。中國思想家在汲取西方自由主義時，有三個主要的缺失，一是缺乏對個人自由的重視；二是不重視「市民社會」的觀念；三是具有烏托邦思想的傾向。由於這三種缺失，使中國自由主義者將西方自由主義樂觀化，從而帶有濃厚的烏托邦、精英主義色彩，並且強調積極自由、群己平衡的價值觀。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困境，新儒家對此有深刻的省思，他們在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的利己精神上，嘗試將自由民主與中國傳統的精神資源結合，以克服西方現代的精神危機。

總結近代以來中國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省思，可以知道自由主義並非一個完美，並且完全適用於中國的主義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自由主義幫助我們形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體制。如何將自由主義的優點與固有的文化根源結合在一起，並避免烏托邦化取向，仍是當前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
演講完畢後，觀眾對於自由主義如何在政治體制上實現，提出諸多疑問。黃所長認為臺灣最能發揮自由主義精神的，還是體現在市民社會上，從落實法治、法律與道德的社會，逐漸扎根自由主義思想，進而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。（2011年10月29日演講）

〈建構二十世紀的中國普通人〉

科大衛演講



科大衛（David Faure）教授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科大衛教授（David Faure），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。本次來館演講的主題是關於民國肇建，二十世紀初期以來，被型塑與定義的廣大中國普通人，如何被建構的過程。

科教授首先試問，在中國誰會被視為普通人？傳統的「庶民」、「百姓」、「四民」，到了二十世紀以後，是不是還能泛稱所有的中國人呢？1920年代時候各種身份名詞被用來指稱某某群體，把人民分化為國民、市民、女學生、工人、知識份子等等。這些名詞是經過翻譯而轉入中國，隨之嵌入中國的語境中。然新語言、新詞彙的背後，其實有一套相應的文化系統，從身分意識、行為規範到形象展演，這些名詞概念從新奇到內化，是存在一個建構過程。以女學生的出現來說，其名詞與身份的產生，是由於國家制度與社會思潮的轉變。清末的教育改革

中設置了女學校，女人開始被認為需要教育；而因應官方的改革，圖畫雜誌開始大肆報導女學生的生活，描繪女學生的外表形象；到五四時更提出女性權利的問題。女學生的身份表徵，於是深植人心。相對女學生是新冒出的身份認同，工人的身份到了二十世紀，則是被重新定義的一個群體。傳統中國的「士農工商」分類中，工是技工，有技術的工作；在社會主義思潮傳入中國後，開始了工人運動，並把使用勞動力者全都劃入勞工群體。

身份建構是沒有終止的過程，並在實踐中持續深化其文化意涵。然而在理解這個型塑的過程後，是否還有傳統文化遺緒下的「民」，是不能以現代語言類分的群體？科教授並謂「各種身份名詞出現後，真正的普通人到哪裡去了？」以此饒富深意的問題作為本場演講的總結。

科教授演講完畢，現場民眾踴躍提問，對於科教授所使用的「普通人」一詞相當感興趣，紛紛詢問其概念來源，並請教科教授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心路，本場演講在熱烈討論聲中落幕。（2011年11月12日演講）

〈消失的烏托邦：民國建立前後革命黨對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嚮往（1896-1927）〉

張玉法演講

張玉法先生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權威

學者，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。本次在館裡所演講的主題是有關民國初年，曾風行一時的無政府共產主義（anarcho-communism）。張院士主要爬梳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潮之源流，於晚清引介入中國後，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歷程。

從十九世紀末以來，在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極度擴張下，開始出現反思與批判的社會意識，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在此一思潮脈絡中形成。其訴求廢除政府、廢除私產、廢除軍備、廢除法律等等一切限制人類發展之自由的權利。無政府共產主義在晚清的政治運動中被引介進入中國，並透過在報紙、雜誌連載文章，組織社團活動等方式傳播開來。革命黨人士為激化革命成果，於是宣揚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實踐手段，即策動暗殺政要行動，使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在清末喧騰一時。進入民國後，暗殺活動雖停止，但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仍繼續傳布，以



張玉法院士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劉師復、莫紀彭、鄭彼岸等人領導活動，講演著述不斷，不過原革命黨人則大都不再積極宣揚或追求無政府共產主義了。五四運動以後，或轉為支持馬克思共產主義，或加入國民黨，或返回現實，進入校園專心教學。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政治活動，到北伐前夕時，已漸趨銷聲匿跡了。究其原因，在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理想甚高，但在世界各國都尚未有成功的先例，民國建立後，轉而為更具建設性的新思潮所取代。然無政府共產主義，為革命黨人推翻滿清政權的行動宣傳上，提供了理論資源，具有其時代的意義。

張院士演講完畢後，觀眾紛紛提問，大多關注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與後來的中共共產主義之間的思想淵源。張院士詳細解答後，並謂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層面，一直都影響著近代中國的政治改革。（2011年12月3日演講）

〈國中之國：辛亥革命、債券市場與中國海關（1895-1928）〉

方德萬演講

方德萬教授（Hans van de Ven），現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。這次來館演講近代中國海關、債券與辛亥革命的關係，藉此拉出辛亥革命爆發的國際因素，以及往後海關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角色。

方德萬指出，辛亥革命的爆發，導致了中國海關權力的擴張。這必須從中國近代的

債券歷史談起。清朝政府在1898年發行了向人民募款的昭信股票，為的是避免向各國借貸，而引發外國勢力的干預。然在沒有穩固的收入來源下，以及四起的抗議聲中，昭信股票被迫停止發售。清廷只得轉向外國人借貸，並以關稅收入做為抵押；其後為償付辛丑條約的賠款，向外國的借貸同樣以關稅為擔保。如此外國勢力日益掌控了海關，到辛亥革命期間，海關更接



方德萬（Hans van de Ven）教授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收了關稅的徵收以及保管權，且將關稅存入了外國銀行，而非交予任何政治勢力。袁世凱主掌北京政府後，海關傾向支持其政權，為其所發行之公債做擔保，穩固了袁世凱的財政收支，也由此總攬了中國的公債市場。其後袁氏稱帝引發了中國內亂，以及袁氏的隨之過世，導致北京政府分崩離析。軍閥各擁外國勢力，海關立場於焉動搖。在1926年財政總長顧維鈞罷免了總

稅務司安格聯（Francis Aglen）後，連帶牽動了與其利益相關的上海銀行家們，轉而對抗北京政府。他們以上海關餘為擔保，貸款給國民黨，給予國民黨經濟上莫大的援助，間接推進了北伐的結果。

最後方教授總結說，海關不能單純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，或是中國政府的代理機構。中國政府與英國等其他國家，皆在海關身上汲取了各自需要的利益，並且近代中國

的債券歷史，又與海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因此，關於海關的歷史，仍值得吾人繼續深入挖掘與探索。

演講完畢，現場觀眾有謂從海關看到了近代中國與世界資本市場的聯繫，方教授於是再次強調海關的重要性，是應被記註在中國近代史的扉頁上的。（2011年12月17日演講）